



织就东方韵 锦绣耀古今

撰文/廖伶

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曾有一样东西比真金白银更珍贵——它不是珠宝玉石，而是一匹匹流光溢彩的丝绸。而站在丝绸技艺金字塔尖的，便是被誉为织锦“四大天王”的中国四大名锦：蜀锦、宋锦、云锦、壮锦。

它们诞生于不同的时代，扎根于不同地域，风格迥异、各有风华，每一寸经纬丝线里，都藏着一个时代的气象，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匠心。

今天，我们便乘上时光的梭子，一梭一梭穿过历史，去看看这四簇锦绣如何在岁月中成就传奇、绽放千年光彩。



蜀锦 丝路上的“硬通货”

让我们将目光回溯至2000多年前的汉朝。

提起丝绸之路，人们总会联想到络绎不绝的驼队商旅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这条古道上，运量最大、最受异域追捧的丝绸珍品，正是蜀锦。

蜀锦来自四川，四川古称“蜀”。

这里气候湿润，四季分明，特别适合种桑养蚕。蚕吃桑叶，吐出雪白的丝；丝再经过染、织、绣等多道工序，最终化作一匹匹亮泽莹润的蜀锦。依托巴蜀优质的自然环境，当地的蚕丝又细又韧，织出来的蜀锦颜色鲜亮、耐磨耐压，经得住长途跋涉的考验。

横贯欧亚的“东方货币”

古时商旅满载蜀锦，随驼队翻越雪山、穿过沙漠，足迹远至中亚、

西亚，乃至古罗马。沿途风沙肆虐、昼夜温差悬殊，寻常织物早已破损老化，唯有蜀锦质地坚韧、色泽如初。也正因如此，它在域外比黄金还要抢手。有时候，一匹蜀锦能换一匹马，其价值甚至抵得上一座城池的财富。

织进丝线里的家国祈愿

蜀锦的纹样也特别有讲究。汉朝人喜欢云气、鸟兽、神秘的几何图案，认为这些花纹能带来好运。



► 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
织锦护臂



► 南京云锦万寿中华妆花缎



► 金龙纹妆花缎男吉服袍（清代制式）

其中最著名的便是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织锦护臂，纹样寓意五星连珠、国运昌隆，是独属于汉王朝的盛世吉兆。

先民将家国安宁、四海升平的美好愿景，一针一线织入锦缎经纬。一方蜀锦，不仅是顶尖织造技艺的缩影，更是汉朝国力强盛、文明开放的生动见证。

云锦 穿在身上的“宫殿”

时间流转，历史的脚步迈入元朝。

随着中国政治中心北移，元、明、清朝均定都北京。宫廷对彰显身份、符合礼制的华贵织物的需求日益增长。南京的工匠们便另辟蹊径，在织锦的时候，加入金线、银线，甚至将孔雀羽捻入丝线，造就

了名动天下的云锦。

云锦生于南京，自诞生之初便为宫廷专属，是历代皇家御用之物。你可以想象：一件龙袍上面盘着金灿灿的龙，旁边是七彩祥云，烛光之下流光溢彩，宛如把天上的彩云穿在了身上。“云锦”之名正是由此而来。

寸锦寸金的妆花绝技

云锦的工艺特别复杂，其核心的“妆花”技法堪称一绝：一根纬线可变换几十种颜色。织的时候，织工需手脚并用，如同在织布机上跳舞。即便技艺纯熟的匠人，一天也仅能织出几厘米；一件龙袍，往往要耗费数年才能完工。

纹样里的江山社稷

云锦的纹样里，最常见的是龙、凤、江崖海水、吉祥八宝。每一朵云、每一片浪花，都有寓意，

寄托着江山永固、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。

云锦凝练了元、明、清3代的皇家气度，是皇权礼制与东方审美的集中体现。



宋锦

文人笔下的诗意江南

与云锦的雍容华贵不同，宋锦宛如一位静坐江南庭院的文人，煮茶品茗、落笔成诗，自带一份温润内敛的风雅。

宋朝是中国文化空前繁盛的时代。那时候的苏州，气候温暖湿润，水路四通八达，养蚕、缫丝、织造技艺日益成熟。但宋人与唐人审美截然不同，他们不喜欢张扬华贵的东西，而是追求一种“雅”——淡雅、文雅、典雅，是独属于东方的内敛之美。

可穿在身上的水墨画卷

宋锦以蓝、绿、黄、褐等柔和色调为主。花纹也摒弃了威严的龙凤，转而以梅兰竹菊“四君子”、书卷、古琴、香炉等文人雅物为主题，配色清雅，构图克制，宛如一幅可以穿在身上的水墨画卷。

书画装裱的绝佳搭档

宋朝的文人喜欢收藏书画，他们发现宋锦质地细腻柔韧，用来装裱字画，既保护纸张，又不会抢了字画的风头。因此，宋锦成了古代书画装裱的首选，也得了“装裱锦”的别称，承载着宋朝的人文气质与清雅审美。

壮锦

大山里的“彩色传说”

壮锦成熟于明朝，是广西壮族先民世代传承的技艺。

广西气候炎热多雨，山地间盛产棉花。壮族先民就地取材，用本土棉花纺线，以天然植物靛蓝染出深蓝或黑色的底布，再在底布上织入大红、亮黄、翠绿等明艳浓烈的纹样，如同黑夜里绽放的烟花，热烈又鲜活。

织进经纬的民族传说

壮锦的纹样格外有生命力。凤凰、蝴蝶、花、树，还有太阳、铜鼓、青蛙，都是织锦上的常客。其中，纹样里的青蛙形象最具民族特色——在壮族先民的信仰里，



► 广西壮锦博物馆的民族服饰

青蛙象征万物生发、风调雨顺，是祈求丰收与安宁的祥瑞符号。

这些纹样并非随性装饰，每一种图案与构图都深藏古老传说与族群记忆，匠人以口传心授代代相传，将民族情怀与民俗信仰织入经纬，让文脉生生不息、绵延至今。

烟火日常里的非遗之美

与专供宫廷的云锦不同，壮锦始终扎根在烟火日常里。被面、背带、围裙、头巾，壮族人的四季，都有壮锦相伴。新生的婴儿用壮锦背带呵护，出嫁的姑娘以壮锦为嫁妆。它藏着最朴实热烈的生命力，也印证着最美的艺术永远源于生活。

织锦里的中国匠心

四大名锦的千年传承，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。

他们是养蚕人、缫丝人、染线人，是设计花纹的人，是坐在织布机前的人。在没有电、没有机器的岁月里，他们只靠一双手、一双脚、一双眼，一根丝一根丝地织，一梭一梭地穿。若一个花纹出错，整匹锦就废了。所以他们必须专注、耐心、不厌其烦，精益求精。

这，就是匠心。

时至今日，这些跨越千年的名锦从未断了经纬：蜀锦仍在织机上流转，云锦的金线依旧熠熠生辉，宋锦的风雅未曾褪色，壮锦的烟火仍在延续。如今的织锦人里，除

了坚守一生的老匠人，更有了年轻的设计师、非遗传承人，甚至有孩童走进工坊，亲手触摸丝线的温度，试着踩动织机的踏板。

他们不是在复刻过去，而是要让这门古老的技艺，活在当下，走向未来。

数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育出第一尾蚕，抽出第一根丝；数千年后，这根纤长的丝线，穿过汉朝丝路的风沙，掠过元明清宫廷的飞檐，浸过宋朝江南的烟雨，载过广西群山的传说，一路绵延，来到了你我面前。

一梭锦绣通古今，一根丝线牵未来。

(责任编辑 / 段雯娟 美术编辑 / 周游)